丢金牌的雨夜，“铿锵玫瑰”回来了！

体坛焦点

□新华社发

8月31日晚，中国队球员王霜（右）与日本队球员拼抢。

□ 本报记者 王 磊

雅加达的雨夜，未能见证中国女足的王者归来。8月31日晚，中国女足在最后一分钟丢球，导致自己与亚运金牌擦肩而过。中国女足时隔20年后再夺亚运冠军的美梦，也被日本队击得粉碎。

以这种方式输球，中国女足每个球员的脸上写满了不甘和遗憾。但是这次亚运会之旅，对于中国女足来说，收获远远多于失落。她们丢掉的只是一块金牌，但收获的却是满满的自信，那支不惧风雨的“铿锵玫瑰”又回来了。

曾经的中国女足是世界女足的超级强队，孙雯和刘爱玲领衔的中国女足拿过世界杯亚军、奥运会亚军，亚运会更是完成史无前例地实现三连冠。但三连冠也是中国女足最后一次辉煌，自从1998年亚运会夺冠之后，中国女足已经20年没有染指亚运会冠军。在世界舞台上，中国女足更是逐渐掉队。

相比之下，日本队迅速崛起，最近几年内，拿了U17世青赛冠军、世界杯冠军、U20世青赛冠军。当年，日本队见了中国女足就“跪”，还曾经输过0:5。但是近些年，双方位置互换，中国女足见了日本队就害怕：亚洲杯舞台上，中国女足连续两次倒在日本队脚下；亚运会比赛中，中国女足连续四届面对日本队不胜。

但贾秀全的到来，彻底改变了中国女足的气质。执教中超联赛时，贾秀全为自己赢得了“贾学习”的绰号，喊着向对手学习的口号，却把对手三下五除二给办了。执教中国女足之后，贾秀全实现了无缝对接，将“专治各种不服”的气质注入了中国女足身上。

此外，贾秀全还对女足进行了人员位置的调整：让之前位置回撤到后腰位置的李影和王珊珊重新回到熟悉的前锋位置上，让技术最出众的王霜成为组织核心，让老将李佳悦回归，与吴海燕搭档中后卫……技战术方面，贾秀全短时间内无法帮助中国女足提升，就在体能方面下功夫，铸造了一支跑不死的铁血之师。

面对以传控见长的日本队，中国女足采取了疯狂逼抢的策略，从比赛开始的第一分钟就开始高压逼抢，让日本队的传控没有施展空间，不断出现传接球失误。此外，以往不擅长利用身体的中国女足，开始重点施展自己在身高方面的优势，让日本队很难接到球，即便接到球，也很难传出球来。

以前，中国女足也会主动出击抢开局，但是往往下半场就被对手打得落花流水。但是这一场比赛，中国女足让外界看到了她们的坚韧。如同上半场一样，中国女足在体能下降的情况下，依旧保持了高压逼抢，形成了多次反击机会。全场比赛，中国女足获得的射门机会数倍于日本队，后者除了最后的破门，没有一脚射门能够威胁门将赵丽娜。

其实，中国女足不仅在对阵日本队时有出色的表现，在小组赛阶段、淘汰赛阶段的表现同样出色。决赛之前，中国女足打了5场比赛，完成了打入31球0丢球的壮举。其中，小组赛面对朝鲜队，中国女足成功用搏命式的拼抢限制了对手的进攻，最终以2:0胜出，从而以小组第一避开了日、韩所在的半区。

当然，这支中国女足身上也有各种不足。虽然她们拥有“九球天后”王珊珊和大巴黎“海归”王霜，但是把握机会的能力依旧不足。上一场对阵中国台北队时如此，决赛对阵日本队更是如此。如果能够处理好“临门一脚”的问题，“铿锵玫瑰”距离重回巅峰并不遥远。

□新华社发

8月31日，在第18届亚运会跳水女子1米跳板决赛中，中国选手王涵以323.55分的成绩夺冠，另一名中国选手陈艺文以306.50分的成绩获得亚军。图为王涵在比赛中。

□新华社发

中国女排3比0完胜日本队

将与泰国队争夺本届亚运会冠军

8月31日晚，在第18届亚运会女子排球半决赛中，中国队以3比0完胜日本队，晋级决赛。图为中国队球员在赛后庆祝。

中国女排将与泰国队争夺本届亚运会的冠军，日本队和韩国队角逐季军。

我省第四届老年人运动会将于9月6日在青岛开幕

□记者 王 建 报道

本报济南8月31日讯 山东省第四届老年人运动会组委会今天上午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运动会有关情况。记者从发布会上获悉，本届运动会的开、闭幕式将于9月6日和9月20日在青岛举行。

省第四届老年人运动会由省体育局、省老龄办、省老体协共同主办，有关市人民政府、体育行政部门、老龄办、老体协承办。本着“重在参与、重在健康、重在交流、重在快乐、重在安全”的原则，运动会共设棋类、柔力球、门球、健身秧歌（腰鼓）、网球、田径、乒乓球、台球、健身气功、健身球操、气排球、太极拳（剑）等12个大项、75个小项。自今年3月开始，已分别在济南、日照、淄博、枣庄、泰安、潍坊、滨州、青岛、烟台等市举办了棋类、柔力球、门球、健身秧歌（腰鼓）、网球、田径、乒乓球、台球、健身气功等9个项目的比赛，全省2600余名运动员参加了比赛。

《鳄鱼与牙签鸟》法国热拍

□记者 陈巨慧 报道

本报讯 记者从出品方获悉，由滕华涛监制，林妍导演，邹佳妮、董欣如和余立编剧的电视剧《鳄鱼与牙签鸟》国内戏份顺利杀青后，全组工作人员已远赴法国波尔多实地热拍。

该剧以多元丰富的青春群像，讲述了第三代留学生的创业故事。该剧的主人公是法国波尔多大学校园里两个对未来怀抱理想的建筑系留学生，一个是通晓中国古典建筑之美的励志少女李南恩（张天爱饰），一个是致力于生态环保与现代建筑融合的青年才俊周尔文（陈柏霖饰），性格鲜明的两人在专业领域、生活细节的针锋相对中渐渐了解彼此并擦出火花。

□ 新华社/欧新

当地时间8月30日，意大利威尼斯，影片《群山》亮相第75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并举行首映式，影片主演汉娜·格罗斯亮相首映式红毯。

影片由美国导演里克·阿尔弗森执导，将参加威尼斯电影节主竞赛单元的角逐。

电影《快把我哥带走》中塑造“完美哥哥”——

彭昱畅：用表演赋予每一个角色灵魂

直击看点

□ 本报记者 陈巨慧

由郑芬芬执导，彭昱畅和张子枫主演，改编自中国人气漫画家幽·灵姐妹畅销动漫的同名电影《快把我哥带走》正在全国上映。凭借影片中“萌贱哥哥”时分一角，90后演员彭昱畅再次走入观众的视线。从去年热映的《闪光少女》，到今年的《快把我哥带走》，彭昱畅的演技愈发精湛。

定义另一种男子汉的成长方式

影片讲述了一对日常互怼的兄妹时分和时秒的故事，并另辟蹊径加入了“我哥变你哥”的奇幻设定。彭昱畅饰演的时分，定义了另一种男子汉的成长方式。

影片中时家父母感情从恩爱变怨偶，哥哥时分颇有一种“临危受命”的使命感，扛起了家庭的责任和担当，用心守护妹妹，打造了一个现世童话。这个角色是彭昱畅看完剧本后当即认定的，他表示：“时分非常完美。他用一种很负责任的方式去保护妹妹，是一位很有担当的哥哥。”

彭昱畅表示，他想把当下所接的每一个角色都演好，自己这个年纪应该多尝试，并尽最大努力去做好。

彭昱畅认为，自己能在这个年纪遇到这样合适的角色，很幸运，甚至感觉时分简直就是为自己量身定做的。为演这部戏，他疯狂减肥，瘦了一大圈，他还通读了原著漫画，尽最大可能让自己融入角色。

第一次做“哥哥”的成绩单

生活中，很多兄妹是天选冤家，见不得离不得，互相嫌弃又彼此相爱。彭昱畅和张子枫两个独生子女，要出演同一屋檐下“相爱相杀”十几年的分秒兄妹，难度不小。除了熟读剧本，熟悉“家庭环境”，他们接到的第一个拍摄指令是——跟对方聊天，建立兄妹默契。彭昱畅率先发动零食攻势，主动打开内敛“妹妹”张子枫的话匣子。他还拉着张子枫一起吃道具食物，发现好吃的拉着她一起尝，不够吃的要“抢”着吃，不好吃的要“骗”她吃。俩人一起看回放，讨论剧本和角色状态；戏外二人也分别以“妹妹”“哥哥”相称。

让角色“时分”，变成无可替代的“彭时分”，这是彭昱畅第一次做“哥哥”的成绩单。在“争分夺秒”的时光里，他和张子枫以戏结友，互帮互助，并最终将一段感人肺腑的兄妹情成功地搬上了大银幕，获得了大家的好评。

生活中算2.5次元人

经过《太子妃升职记》《刺客列传》《器灵》《闪光少女》等多部影视作品的磨炼，彭昱畅在电视节目《演员的诞生》中技惊四座，逐渐被更多人所熟知。

彭昱畅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木偶表演专业，是专业院校的非表演系专业。正如他自评：“我生活中算2.5次元人。”他说：“现今我能在影视剧里赋予角色灵魂，完全是因为大学四年里我一直在努力学习怎么赋予木偶灵魂，那是一个更为艰难的过程。演木偶时，木偶是你，你也是木偶。木偶本身是没有生命的，但是通过我们的表演，能够让它的生命力展现出来。”

在演艺之路上，彭昱畅选择了真诚和努力。他苦练打鼓三个月，生生敲断三根鼓槌，才塑造出电影《闪光少女》中技惊四座的打鼓少年李由；他差点儿被掐窒息、吃到胃爆炸，才塑造出电影《快把我哥带走》中抢妹妹烤肠、篮球场魔性尬舞的时分。

彭昱畅坦言，自己的演艺追求，就是要用自己的表演赋予每一个角色灵魂，让其变得鲜活。

剪不断，理还乱——

明朝的皇帝

□ 高 阳

14

其时在民间对于建文帝及出亡诸臣，有许多神秘的传说，好事者辑写成书，最早的一部名为《忠贤奇秘录》，所记还大致与传说相符。到了万历以后，有两本书先后出现，那更是在“制造”传说了。这两本书，一本叫作《从亡随笔》，一本叫作《致身录》，内容大同小异，多记建文帝在城破之日出亡的经过。

在谈这两本书之前，先要介绍一位“传奇人物”，这个人叫程济，《明史》有传：

程济，朝邑人，有道术。洪武末官岳池教谕。惠帝即位，济上书言，某月日北方兵起。帝谓非所宜言，逮至，将杀之。济大呼曰：“陛下幸囚臣，臣言不验，死未晚。”乃下之狱，已而燕兵起。释之，改官编修，参北征军，淮上败，召还。或曰，徐州之捷，诸将树碑纪功，济一夜往祭，人莫测。后燕王过徐，见碑大怒，趣左右椎之。再椎，遽曰：“止！为我录文来。”已，按碑行诛，无得免者，而济名适在椎脱处。

这个故事的后半段，已证明为虚构，因为“考其实，徐州未尝有捷也”。“靖难”师起，朝廷打得最漂亮的一仗是“东昌大捷”。既无所谓“徐州之捷”，则又何来所谓“树碑纪功”？但这个传说能够被采入正史，可知流传甚广；照它的内容来研究，编造此神乎其神的故事的人，虽昧于史事，却知乎“道术”，看上去是个相信“先天数”的人。相信“先天数”的人，照现代的术语来讲，即是个“宿命论者”，他们相信凡事皆由天定，一物之微，成毁亦早经注定，非人力所可抗衡，能预知后果，则知所趋避。而照传记所述，程济应亦为此道中人，他能预知燕王必得天下，必定要“按碑行诛”以为报复，所以“一夜往祭”。而他本人则适以“椎碑”椎去了名字，得以幸免。

于是好事之徒，或者说“有心人”，编造建文帝出亡的故事，即以程济为主要配角，说他是为建文帝祝发之人，并托名撰写《从亡随笔》。程济有无此随笔，固为疑问，但后出而与《从亡随笔》大同小异的《致身录》，则已可证明其为伪书。《明史》一百四十三：

万历时，江南又有《致身录》，云得之茅山道书中，建文时“侍书”吴王史仲彬所述，记帝出亡后事甚具……然考仲彬实未尝为侍书。“录”盖晚出，附会不足信。

“具”者具体，伪书为欲求信于读者，常写得特别详细，两书都说当建文帝得报金川门失守时，长叹想自杀，编修程济建议：“不如出亡。”又有个太监王钺说：“高祖驾崩时，留下一个箱子，说是‘遇到大难时才可打开’”。这箱子收藏在奉先殿。

群臣一听这话，都说快把箱子取来。等抬来一看，是一个红色的箱子，“四围俱固以铁，二锁亦灌铁”，程济一脚把它踩破，里面有“和尚的身份证”度牒三张，上面的名字是：应文、应能、应贤；袈裟、僧帽、僧鞋、剃刀，一应俱全，另外还有白金十锭。箱子里面用朱笔写着：“应文从鬼门出，余从水关御沟而行，薄暮会于神乐观之西房。”

当箱子刚抬来时，“帝见而大恸，急命举火，皇后马氏赴火死”。等箱子打开，建文帝才知道他祖父要他做和尚，便说：“数也。”就在这最初的一段叙述中，便有两个漏洞。

第一，既然这个箱子“四围俱固以铁，二锁亦灌铁”，异常坚固，何以程济一脚便能踩碎？第二，太祖既有这样的遗命，自然也有妥当的安排，当箱子抬来后，理应先打开看个究竟再做定夺，何以箱子未开，建文帝即命举火，而马皇后亦遽尔自焚？凡此都是情理不通的地方。

以下所叙述的还有漏洞。照书中所记，当时由程济为建文帝祝发，吴王教授杨应能愿意随亡，这样，“应文”“应能”都有了，另有一个监察御史叶希贤说：“臣名希贤，应贤无疑。”于是相继改装。其时殿中有五六十人之多，多愿保护天子出亡。建文帝认为人多反而引人注目，易生不测。大家一听这话也不错，纷纷痛哭而去。

小王子三部曲——

风沙星辰

□ （法）圣-埃克苏佩里

23

我们把本来任它下坠的星座挂回天幕高处。村落？对。星星的部落。但是，从堡垒高台看去，只能看到一片荒漠，它仿佛冻结了，仿佛一片不会移动的沙浪。满天星座倒是挂得有条不紊。老士官跟我们说起了星星：

“噢！这个方位我最清楚了……往那颗星星的方向一直过去，就是突尼斯！”

“你是突尼斯人吗？”

“不，我表妹是那里人。”

接下来是一阵长长的沉默。可是老士官不好意思对我们有所隐瞒：

“有一天，我会到突尼斯去。”

当然，不过得走另一条路，而不是朝着那颗星星的方向一直前去。除非某一天，在沙漠远征的路上，一座井干涸了，使他进入诗情画意的妄想状态。这时星星、表妹和突尼斯会全部混在一起。于是一段仿佛受到神灵感召的步行之旅将会展开，而那在俗人眼中是多么痛苦不堪的事。

“有一次我请上尉让我到突尼斯去看那位表妹，结果他说……”

“结果他说？”

“结果他说：世界上到处都是表妹。于是他让我到了达喀尔，那里离这儿近些。”

“你表妹漂亮吗？”

“突尼斯那个？当然，是个金发美女。”

“不，我是指达喀尔那个。”

士官长，你那悲伤忧郁的回答让我们想把你紧拥入怀。

“她是个黑人……”

对你来说，撒哈拉是什么，士官长？它是一位永远朝你走来的上帝。它也是五千里黄沙外那个金发表妹的柔情。

对我们来说，沙漠又是什么？是那个在我们内心诞生的东西，是那个教导我们发现自己的东西。那个夜里，我们也爱上了一位表妹，以及一位老士官……

不知从何而来的愁绪

艾田港位于叛乱地区边缘，它不是一座城镇。那里有一座堡垒，一个仓库，以及一栋给我们队员住的小屋。艾田港周边是最严峻的沙漠地带，因此虽然它拥有的军事资源很少，它却几乎无法攻克。假如盗匪想要攻击这个地方，必须跨越一大片炙热如火的黄沙，就算他们终于抵达这里，也早已用尽饮水，体力不支。不过，从这里的人类有记忆以来，一直都会有盗匪设法从北方某处朝艾田港走来。每次上尉总督到我们这里小坐喝茶，他都会在地图上指给我们看盗匪驼队走的路线，仿佛他是在诉说关于某个美丽公主的传说。可是那些匪徒就像沙漠中的河流般，会在沙地中逐渐枯竭，永远到不了目的地，于是我们把他们称作“幽灵盗匪”。政府每天晚上分发给我们的弹匣和手榴弹就躺在我们床脚的箱子里，但除了全然的寂静之外，我们不需要跟任何敌人对抗，这绝对的困乏就是我们的最佳保护者。机场主管卢卡不分白天夜晚，持续用留声机播放音乐，让它在这个杳无人迹之地向我们诉说某个近乎失落的语言，然后引发一股不知从何而来的愁绪，而且诡异的是，那感觉跟口渴真像。

这天晚上，我们被请到堡垒中用晚餐，上尉总督顺道带我们参观花园。法国方面寄来三大箱真正的泥土——所以这花园的土是从四千公里外飞来的。土里长出三片绿叶，我们用手指爱抚它们，仿佛那是名贵的珠宝。上尉提到这些时，说：“这是我的公园。”风沙扬起，一切又要被吹干，我们赶忙把公园搬进地下室。

我们住的地方离碉堡一公里，晚餐结束后，我们踩着月光走回去。月色中的沙地呈现粉红色泽。我们感受到我们的匮乏状态，但那沙地是粉红的。可是忽然一阵哨兵呼喊，世界又被拉回悲怆的现实。整个撒哈拉都惧怕我们的阴影，但也要求助于我们，因为某个盗匪驼队已经出发上路。

沙漠的所有声响荡漾在哨兵的呼喊中。沙漠不再是一栋空无一人的房屋——一支摩尔人的商队使这一夜充满磁力。